

文中子中说(隋)王通撰(宋)阮逸注

阮逸<文中子中说>序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畴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畴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緼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

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殒，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

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

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

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

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仿佛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

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卷一：王道篇卷二：天地篇卷三：事君篇卷四：周公篇卷五：问易篇卷六：礼乐篇卷七：述史篇卷八：魏相篇卷九：立命篇卷十：关朗篇

附录：叙篇文中子世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

卷一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盖先生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晋阳穆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论》八篇，其言王霸之业尽矣。安康献公之述，曰《皇极说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铜川府君之述，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说义》焉。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吾欲续《书》，按诸载录，不足征也，吾得《政大论》焉。”董常曰：“夫子之得，盖其志焉。”子曰：“然。”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

子不豫，闻江都有变，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

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归晋，宅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薛收曰：“敢问《续书》之始于汉，何也？”子曰：“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取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薛收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

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子述《元经》皇始之事，叹焉。门人未达，叔恬曰：“夫子之叹，盖叹命矣。《书》云：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子闻之曰：“凝，尔知命哉！”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

贾琼习《书》至《桓荣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业。天实监尔，能以揖让终乎！”

繁师玄将著《北齐录》，以告子。子曰：“无苟作也。”

越公以《食经》遗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无所用也。”答之以《酒诰》及《洪范》“三德”。

子曰：“小人不激不励，不见利不劝。”

靖君亮问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谨，辱也。”

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子曰：“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

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子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万民其犹天乎？”董常、房元龄、贾琼问曰：“何谓也？”子曰：“春生之，夏长之，秋成之，冬敛之。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万类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谓其犹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识时运者，忧不逢真主以然哉！”

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

子曰：“王国之有风，天子与诸侯夷乎？谁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离》，于是雅道息矣。”

子曰：“五行不相沴，则王者可以制礼矣；四灵为畜，则王者可以作乐矣。”

子游孔子之庙。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岂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复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吾子汨彝伦乎？”孝逸再拜谢之，终身不敢臧否。

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三不语，恭恭若不足。鼎出谓门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杀之严矣。”

杨素谓子曰：“天子求善御边者，素闻惟贤知贤，敢问夫子。”子曰：“羊祜、陆逊，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复使？”子曰：“今公能为羊、陆之事则可，如不能，广求何益？通闻：迩者悦，远者来，折冲樽俎可矣。何必临边也？”

子之家，《六经》毕备，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纲五常，自可出也。”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董常死，子哭于寝门之外，拜而受吊。

裴晞问曰：“卫玠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宽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与人谈，则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曰：“恕哉，凌敬！视人之孤犹己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矣。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

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子曰：“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子登云中之城，望龙门之关。曰：“壮哉，山河之固！”贾琼曰：“既壮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庙，观其碑首曰：“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

子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于是乎不可谓知人矣。”见《辩命论》，曰：“人道废矣。”

子曰：“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

子读《乐毅论》，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

子读《无鬼论》，曰：“未知人，焉知鬼？”

卷二 天地篇

子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乎？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乎？”

子曰：“义也清而庄，靖也惠而断，威也和而博，收也旷而肃，琼也明而毅，淹也诚而厉，玄龄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若逢其时，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动也权，其静也至。其颜氏之流乎？”

叔恬曰：“山涛为吏部，拔贤进善，时无知者。身歿之后，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后知群才皆涛所进。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

李密见子而论兵。子曰：“礼信仁义，则吾论之；孤虚诈力，吾不与也。”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

子曰：“士有靡衣鲜食而乐道者，吾未之见也。”

子谓魏徵曰：“汝与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并行于时，有用舍焉。”

子谓李靖曰：“凝也若容于时，则王法不挠矣。”

李靖问任智如何，子曰：“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

薛收问仲长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谓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属于人；旷哉大乎！独能成其天。”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问恕之说。”子曰：“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为心；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为心。推而达之于天下，斯可矣。”

子曰：“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楚难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谓使者曰：“为我谢楚公。天下崩乱，非王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

李密问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谓贾琼曰：“乱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灾而念祸，爱强而愿胜，神明不与也。”

子居家，虽孩孺必狎。其使人也，虽童仆必敛容。

子曰：“我未见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

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得逃乎？”

子艺黍登场，岁不过数石，以供祭祀、冠婚、宾客之酒也，成礼则止。子之室，酒不绝。

薛方士问葬。子曰：“贫者敛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无广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为礼。”

陈叔达问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远之。”问祭。子曰：“何独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圣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达兹三者之说，则无不至矣。”叔达俯其首。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或问苏绰。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于战国可以强，行于太平则乱矣。”问牛弘。子曰：“厚人也。”

子观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淹曰：“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常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子曰：“大哉！吾与常也。”

子在长安。曰：“归来乎！今之好异轻进者，率然而作，无所取焉。”

子在绛，程元者<口亡>薛收而来。子与之言六经。元退谓收曰：“夫子载造彝伦，一匡皇极。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见矣。”

子曰：“盖有慕名而作者，吾不为也。”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将败者吾伤其不得用，将兴者吾惜其不得见。其志勤，其言征，其事以苍生为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子曰：“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

子燕居，董常、窦威侍。子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静不证理而足用焉，思则或妙。”

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门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门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于彼。”或问彼之说。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董常闻之悦，门人不达。董常曰：“夫子之道，与物而来，与物而去。来无所从，去无所视。”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子谓程元曰：“汝与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遗道德，元

也志仁义。”子曰：“常则然矣，而汝于仁义，未数数然也。其于彼有所至乎？”

子曰：“董常时有虑焉，其余则动静虑矣。”

子曰：“孝哉，薛收！行无负于幽明。”

子于是日吊祭，则终日不笑。

或问王隐。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学赡。”或问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经制浅，其道不足称也。”

子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削异端。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子曰：“使陈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使范宁不尽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

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贾琼曰：“何谓也？”子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

子谓叔恬曰：“汝不为《续诗》乎？则其视七代损益，终漭然也。”

子谓：“《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

文中子曰：“吾师也，词达而已矣。”

或问扬雄、张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子曰：“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见见谤而喜，闻誉而惧者。”

子曰：“富观其所与，贫观其所取，达观其所好，穷观其所为，可也。”

或问魏孝文。子曰：“可与兴化。”

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阴阳，子始著历日。且曰：“吾惧览者或费日也。”

子谓薛知仁善处俗，以芮城之子妻之。

子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

卷三 事君篇

房玄龄问事君之道。子曰：“无私。”问使人之道。曰：“无偏。”曰：“敢问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问礼乐。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

而兴焉，非尔所及也。”

或问杨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房玄龄问郡县之治。子曰：“宗周列国八百余年，皇汉杂建四百余载，魏、晋已降，灭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抔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子曰：“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

子曰：“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

子曰：“甚矣！齐文宣之虐也。”

姚义曰：“何谓克终？”子曰：“有杨遵彦者，实国掌命。视民如伤，奚为不终？”

窦威好议礼。子曰：“威也贤乎哉？我则不敢。”

北山丈人谓文中子曰：“何谓遑遑者无急欤？”子曰：“非敢急伤时怠也。”

子曰：“吾不度不执，不常不遂。”

房玄龄曰：“书云霍光废帝举帝，何谓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

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愿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子见牧守屡易，曰：“尧、舜三载考绩，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兴，邦家有社稷焉；两汉之盛，牧守有子孙焉。不如是之亟也。无定主而责之以忠，无定民而责之以化，虽曰能之，末由也已。”

贺若弼请射于子，发必中。子曰：“美哉乎艺也！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弼不悦而退。子谓门人曰：“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摠，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子曰：“吾恶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动。吾恶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子曰：“达人哉，山涛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贤乎？”子曰：“戎而贤，天下无不贤矣。”

子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房玄龄问史。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薛收问《续诗》。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悔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

子谓叔恬曰：“汝为《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

子谓：《续诗》之有化，其犹先王之有雅乎？《续诗》之有政，其犹列国之有风乎？

子曰：“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变也，劳而散，其人盖伤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县之政悦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抚我也，其臣主屡迁乎？及其变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无所伤焉。虽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问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子曰：“伤而不怨，则不曰犹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伤，则不曰彼下矣。吾将贼之，又何伤？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存焉；六代之季，仁义尽矣。何则？导人者非其路也。”

子曰：“变风变雅作而王泽竭矣，变化变政作而帝制衰矣。”

子曰：“言取而行违，温彦博恶之；面誉而背毁，魏徵恶之。”

子曰：“爱生而败仁者，其下愚之行欤？杀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欤

？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

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

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绋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则止；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

子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吾于礼乐也，论而不敢辩；吾于《诗》《书》也，辩而不敢议。”或问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则存之者也。”

子间居俨然。其动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

子之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

子宴宾无贰饌，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菜非其时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乡人有穷而索者。曰：“尔于我乎取，无扰尔邻里乡党为也，我则不厌。”乡人有丧，子必先往，反必后。子之言应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乡无争者。

或问人善。子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曰：“未尝与久也。”

子济大川，有风则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乡人有水土之役，则具畚鍤以往。曰：“吾非从大夫也。”

铜川府君之丧，勺饮不入口者三日。营葬具，曰：“必俭也，吾家有制焉。”棺槨无饰，衣衾而举，帷车而载，涂车刍灵，则不从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来，未尝无志也。”于是立坟，高四尺，不树焉。

子之他乡，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适而无禀？”

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

芮城府君起家为御史，将行，谓文中子曰：“何以赠我？”子曰：“清而无介，直而无执。”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为之表，至心为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谓董常曰：“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礼。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纲之首不可废，吾从古。”

子曰：“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不为夸衒，若愚似鄙，今人以为耻，我则不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

子曰：“吏而登仕，劳而进官，非古也，其秦之余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执乎役，禄以报劳，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谤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孙相承，而宗祀不绝也。内实达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乱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故迁都之义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

无功作《五斗先生传》。子曰：“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

卷四 周公篇

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私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

子曰：“圣人之道，其昌也潜，其弊也寝，亶亶焉若寒暑进退，物莫不从而之，而不知其由也。”

温彦博问：“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穷也。”曰：“何谓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余。”曰：“敢问道器。”子曰：“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曰：“刘灵何人也？”子曰：“古之闭关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则吾不知也。”

陈守谓薛生曰：“吾行令于郡县而盗不止，夫子居于乡里而争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陈守曰：“吾过矣。”退而静居，三月盗贼出境。子闻之曰：“收善言，叔达善德。”

房玄龄问：“田畴，何人也？”子曰：“古之义人也。”

子谓“《武德》之舞劳而决。其发谋动虑，经天子乎？”谓“《昭德》之舞闲而泰。其和神定气，绥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变也。噫！《武德》，则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尽善久矣。其时乎？其时乎？”

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

杜淹问：“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执小道，乱大经。”

程元曰：“敢问《豳风》何也？”子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子曰：“君臣相消，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非周公至诚，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变风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变风不复正矣。夫子盖伤之者也，故终之以《豳风》。言变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系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呜呼，非周公孰知其艰哉？变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终不失于本，其惟周公乎？系之豳远矣哉！”

子曰：“齐桓尊王室而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

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险人也。智小谋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齿焉，则有由也。”

子读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补也！无谓魏、周无人，吾家适不用尔。”

子之家庙，座必东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志先人之国。”

辽东之役。子闻之曰：“祸自此始矣。天子不见伯益赞禹之词，公卿不用魏相讽宣帝之事。”

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子谓贾琼、王孝逸、凌敬曰：“诸生何乐？”贾琼曰：“乐闲居。”子曰：“静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乐闻过。”子曰：“过而屡闻，益矣。”凌敬曰：“乐逢善人。”子曰：“多贤不亦乐乎？”

薛收游于馆陶，适与魏徵归。告子曰：“徵，颜、冉之器也。”

徵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及去，谓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畴属布衣也。”

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凌敬问礼乐之本。子曰：“无邪。”凌敬退，子曰：“贤哉，儒也！以礼

乐为问。”

子曰：“《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哀来，其悔志之萌乎？”

子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或问宇文俭。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远，其《书》之所深乎？铜川府君重之，岂徒然哉？”

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国焉，不可以游矣。”

子谓姚义：“盍官乎？”义曰：“舍道干禄，义则未暇。”子曰：“诚哉！”

或问荀彧、荀攸。子曰：“皆贤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谨，未若不行而谨。”贾琼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

杨素谓子曰：“甚矣，古之为衣冠裳履，何朴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为冠所以庄其首也，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剑佩锵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俨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犹有疾驱于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鱼于渊，置猿于木也。天下庸得不驰骋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董常歌《邳柏舟》。子闻之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邳公好古物，钟鼎什物、珪玺钱具必具。子闻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

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

子谓姚义能交。或曰简。子曰：“所以为能也。”或曰广。子曰：“广而不滥，又所以为能也。”

子谓：“晁错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复古矣。”

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无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此之谓帝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越公聘子。子谓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干旄》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子谓房玄龄曰：“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玄龄问：“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子谓：“姚义可与友，久要不忘；贾琼可与行事，临难不变；薛收可与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与出处，介如也。”

子曰：“贱物贵我，君子不为也。好奇尚怪，荡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应之。”

薛宏请见《六经》，子不出。门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则所不隐。”

子有内弟之丧，不饮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赋《载驰》卒章而去。

郑和谮子于越公曰：“彼实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问子。子曰：“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越公待之如旧。

子曰：“我未见勇者。”或曰贺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

李密问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子曰：“必也义乎？”

贾琼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尔愿知乎哉？姑修焉，天将知之，况人乎？”

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子曰：“尔将为名乎！有美玉姑待价焉。”

杨玄感问孝。子曰：“始于事亲，终于立身。”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

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圣人有忧乎？”子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乎？”问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乎？”徵退，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独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观之则殊也，而适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当而已矣。则夫二未违一也。”李播闻而叹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归焉，而不觉也。”

程元问叔恬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叔恬曰：“敢问策何谓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续书》之有命遽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诸仁义而有谋乎？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其因宜取类，无不经乎？洋洋乎，晁、董、公孙之对！”

文中子曰：“有美不扬，天下何观？君子之于君，赞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进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

文中子曰：“议，其尽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诚乎？”

子曰：“改过不吝，无咎者善补过也。古之明王，讵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于否，易昏以明。非谏孰能臻乎？”

文中子曰：“晋而下，何其纷纷多主也？吾视惠、怀伤之，舍三国将安取

志乎？三国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视桓、灵伤之，舍两汉将安取制乎？”

子谓“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子读《洪范谏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贾琼习《书》，至郅憚之事，问于子曰：“敢问事、命、志、制之别。

”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节焉。”贾琼以告叔恬。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节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

子曰：“事之于命也，犹志之有制乎？非仁义发中，不能济也。”

子曰：“达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为乎？其得变化之心乎？达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难乎？其得仁义之几乎？”

子曰：“处贫贱而不慑，可以富贵矣；僮仆称其恩，可以从政矣；交游称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曰：“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见纁经而哭不辍者，遂吊之。问丧期，曰：“五载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楚公问用师之道。子曰：“行之以仁义。”曰：“若之何决胜？”子曰：“莫如仁义。过此，败之招也。”

子见耕者必劳之，见王人必俯之。乡里不骑，鸡初鸣，则盥漱具服。铜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问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子曰：“史传兴而经道废矣，记注兴而史道诬矣。是故恶夫异端者。”

薛收曰：“何为命也？”子曰：“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吉凶曲折，无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圣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

贾琼曰：“《书》无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无王而有臣乎？”曰：“两汉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尽美于恤人乎？志，其惭德于备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称之乎？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薛收曰：“纯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来者之不如昔

也？”

子谓李靖智胜仁，程元仁胜智。子谓董常几于道，可使变理。

贾琼问：“何以息谤？”子曰：“无辩。”曰：“何以止怨？”曰：“无争。”

子谓诸葛、王猛，功近而德远矣。

子在蒲，闻辽东之败。谓薛收曰：“城复于隍矣。”赋《兔爰》之卒章。归而善《六经》之本，日以俟能者。

子曰：“好动者多难。小不忍，致大灾。”

子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子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

子曰：“佞以承上，残以御下，诱之以义不动也。”

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

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

子曰：“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贾琼问：“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粲然可见矣。”

文中子曰：“王泽竭而诸侯仗义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子曰：“多言，德之贼也；多事，生之仇也。”薛方士曰：“逢恶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无罪，闻之以诫。”

或问韦孝宽。子曰：“干矣。”问杨愔。子曰：“辅矣。”

宇文化及问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

贾琼为吏，以事楚公。将行，子饯之。琼曰：“愿闻事人之道。”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琼曰：“终身诵之。”子曰：“终身行之可也。”

子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子曰：“改元立号，非古也，其于彼心自作之乎？”

或问：“志意修，骄富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薛生曰：“殇之后，帝制绝矣，《元经》何以不兴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气以待也。倾耳以听，拭目而视，故假之以岁时。桓、灵之际，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际，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书同文，车同轨。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曰：“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诰绝矣，《元经》兴而帝制亡矣。”

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

卷六 礼乐篇

子曰：“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

贾琼、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谓不行？”

子谓：“任、薛、王、刘、崔、卢之昏，非古也，何以视谱？”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

或问谢安。子曰：“简矣。”问王导。子曰：“敬矣。”问温峤。子曰：“毅人也。”问桓温。子曰：“智近谋远，鲜不及矣。”

贾琼问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曰：“可终身而行乎？”子曰：“乌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繁师玄曰：“敢问稽古之利。”子曰：“执古以御今之有乎？”

子曰：“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

子曰：“恭则物服，恚则有成，平则物化。”

子曰：“我未见平者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子不答，既而谓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谓先王之道，斯为美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为其然？”子曰：“呜呼！惟明王能受训。”收曰：“无制而有训，何谓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无制而有训，天下其无大过矣。否则苍生不无大忧焉。”

薛收曰：“赞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

文中子曰：“议，天子所以兼采而博听也，唯至公之主为能择焉。”

文中子曰：“诫，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见，悚惧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

薛收曰：“谏其见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诋，其知命者之所为乎？狡乎逆上，吾不与也。”

贾琼曰：“虐哉，汉武！未尝从谏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攢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悔而康帝业。可不谓有志之主乎？”

子曰：“姚义之辩，李靖之智，贾琼、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笃固，申之以礼乐，可以成人矣。”

子谓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

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越公问政。子曰：“恭以俭。”邳公问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问政。子曰：“无斗人以名。”

子谓薛收、贾琼曰：“《春秋》、《元经》，其衰世之意乎？义直而微，言曲而中。”

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孙焉。虽然，久于其道，钟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

子出自蒲关。关吏陆逢止之曰：“未可以遁我生民也。”子为之宿，翌日而行。陆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鲸，非沟渎所容也。”

程元曰：“敢问‘风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内有齐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

子曰：“礼其皇极之门乎？圣人所以向明而节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辩上下，定民志。”

或问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刚。”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谓不器。”

文中子曰：“周、齐之际，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献公曰：天子失礼，则

诸侯修于国；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礼乐之作，献公之志也。”

程元问六经之致。子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夫子何处乎？”子曰：“吾于道，屡伸而已。其好而能乐，勤而不厌者乎？圣与明吾安敢处？”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子曰：“见而存，未若不见而存者也。”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诱，可弃而不可慢。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子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钓者过，曰：“美哉，琴意！伤而和，怨而静。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则仲尼之宅泗滨也。”子骤而鼓《南风》。钓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声存而操变矣。”子遽舍琴，谓门人曰：“情之变声也，如是乎？”起将延之，钓者摇竿鼓柁而逝。门人追之，子曰：“无追也。播鼗武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子之夏城，薛收、姚义后，遇牧豕者问涂焉。牧者曰：“从谁欤？”薛收曰：“从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鸟有鸟，则飞于天。有鱼有鱼，则潜于渊。知道者盖默默焉。”子闻之，谓薛收曰：“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

子不相形，不祷疾，不卜非义。

子曰：“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

文中子曰：“记人之善而忘其过，温大雅能之。处贫贱而不惧，魏徵能之。闻过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乱世羞富贵，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陈叔达谓子曰：“吾视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于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达出遇程元、窦威于涂，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侪慕道久矣，未尝不充欲焉。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也。《诗》云：实获我心。盖天启之，非积学能致也。”子闻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

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

或问严光、樊英名隐。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问东方朔。子曰：“人隐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来，天下鲜避地者也。仲长子光，天隐者也，无往而不适矣。”

子曰：“遁世无闷，其避世之谓乎？非夫无可无不可，不能齐也。”

文中子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经》所以续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子在绛。出于野，遇陈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将之夏。”陈守令劝吏息役。董常闻之曰：“吾知夫子行国矣，未尝虚行也。”

贾琼事楚公，困谗而归。以告子。子曰：“琼，汝将闭门却扫欤？不知緘口而内修也。”琼未达古人之意焉。

仲长子光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文中子以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此人其知之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仲长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称德矣。”子之叔弟绩，字无功。子曰：“字，朋友之职也。神人无功，非尔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静，薛收字之曰保名。子闻之曰：“薛生善字矣。静能保名，有称有诫。薛生于是乎可与友也。”

卷七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故君子没称焉。”

楚公作难，贾琼去之。子曰：“琼可谓立不易方矣。”

温彦博问知。子曰：“无知。”问识。子曰：“无识。”彦博曰：“何谓其然？”子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顺帝之则也。”

子曰：“《诗》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国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乐而不淫乎？”子曰：“孰谓季子知乐？《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豳》乌乎乐，其勤而不怨乎？”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贾琼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文中子曰：“《书》作，君子不荣禄矣。”

董常习《书》，告于子曰：“吴、蜀遂忘乎？”子慨然叹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识，孔明、公瑾之盛心哉？”

董常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中国有一，圣贤明之。中国有并，圣贤除之邪？”子曰：“噫！非中国不敢以训。”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

子曰：“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

叔恬曰：“敢问其志。”文中子泫然而兴曰：“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

文中子曰：“汉、魏礼乐，其末不足称也。然《书》不可废，尚有近古对议存焉。制志诏册，则几乎典诰矣。”

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

贾琼曰：“子于道有不尽矣乎？”子曰：“通于三才五常有不尽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裴晞问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闻凤皇乎？览德晖而下，何必怀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盖明齐魏。”

裴晞曰：“人寿几何？吾视仲尼，何其劳也！”子曰：“有之矣。其劳也，敢违天乎？焉知后之视今，不如今之视昔也？”

温大雅问如之何可使为政。子曰：“仁以行之，宽以居之，深识礼乐之情。”“敢问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动。”又问其次。子曰：“谨而固，廉而虑，齷齪焉自保，不足以发也。”子曰：“降此，则穿窬之人尔，何足及政？抑可使备员矣。”

子曰：“宗祖废而氏姓离矣，朋友废而名字乱矣。”

内史薛公谓子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文中子离席而拜曰：“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薛公因执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颓纲。”

子将之陕。门人从者，锵锵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门人乃退。

子谓贺若弼曰：“‘壮于趾’而已矣。”

子曰：“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也。”

贾琼问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王孝逸谓子曰：“盍说乎？”子曰：“呜呼！言之不见信久矣。吾将‘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则穷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薛收曰：“何谓也？”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

子曰：“可与共乐，未可与共忧；可与共忧，未可与共乐。吾未见可与共忧乐者也。二帝、三王，可与忧矣。”

子曰：“非君子不可与语变。”

子赞《易》，至于《革》，叹曰：“可矣，其孰能为此哉？”至初九，曰：“吾当之矣，又安行乎？”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

程元、薛收见子。子曰：“二生之学文奚志也？”对曰：“尼父之《经》，夫子之续，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动而变，可以佐王矣。”

董常之丧，子赴洛，道于沔池。主人不授馆，子有饥色，坐荆棘间，赞《易》不辍也。谓门人曰：“久矣，吾将辍也，而竟未获，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忧，穷而不惧，通能之。斯学之力也。”主人闻之，召舍具餐焉。

贾琼请绝人事。子曰：“不可。”请接人事。子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子曰：“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文中子曰：“贾谊夭，孝文崩，则汉祚可见矣。”

子曰：“我未见谦而有怨，亢而无辱，恶而不彰者也。”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董常曰：“何谓也？”子

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

杜淹问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问贾谊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

或问楚元王。子曰：“惠人也。”问河间献王。子曰：“智人也。”问东平王苍。子曰：“仁人也。”问东海王强。子曰：“义人也。保终荣宠，不亦宜矣？”

子曰：“妇人预事而汉道危乎，大臣均权而魏命乱矣，储后不顺而晋室堕矣。此非天也，人谋不臧，咎矣夫？”

卷八 魏相篇

子谓魏相真汉相：“识兵略，达时令，远乎哉！”

子曰：“孰谓齐文宣薨而善杨遵彦也？谓孝文明，吾不信也。谓尔朱荣忠，吾不信也。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

董常问：“古者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

子游马颊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从者乐。姚义、窦威进曰：“夫子遂得潜乎？”子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威曰：“闻朝廷有召子议矣。”子曰：“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讎亦不我力。”姚义曰：“其车既载，乃弃尔辅。”窦威曰：“终逾绝险，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月》终焉。既而曰：“不可为矣。”

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贾琼曰：“中山吴钦，天下之孝者也。其处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无所据。”子曰：“吾党之孝者异此：其处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无所思。”

裴嘉有婚会，薛方士预焉。酒中而乐作，方士非之而出。子闻之曰：“薛方士知礼矣，然犹在君子之后乎？”

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

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文中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董常曰：“执小义妨大权，《春秋》《元经》之所罪与？”子曰：“斯谓皇之不极。”

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

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礼乎？”

子曰：“《周礼》其敌于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而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

张玄素问礼。子曰：“直尔心，俨尔形，动思恭，静思正。”问道。子曰：“礼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礼也。夫礼有窃之而成名者，况躬亲哉！”

魏徵问君子之辩。子曰：“君子奚辩？而有时平为辩，不得已也，其犹兵乎？”董常闻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辩，不杀之兵，亦时乎？”子曰：“诚哉！不知时，无以为君子。”

文中子曰：“闻谤而怒者，谗之由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由去媒，谗佞远矣。”

子曰：“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

子谓董常曰：“我未见勤者矣。盖有焉，我未之见也。”

子曰：“年不丰，兵不息，吾已矣夫？”

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房玄龄问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遗其身。”曰：“请究其说。”子曰：“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玄龄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说，萧、张其犹病诸？噫！非子所及，姑守尔恭，执尔慎，庶可以事人也。”

江都有变，子有疾，谓薛收曰：“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收曰：“何谓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妾媵无数，教人以乱。且贵贱有等，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

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

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虞世基遣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饮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闻之曰：“吾特游缙缴之下也，若夫子可谓冥冥矣。”

文中子曰：“问则对，不问则述，窃比我于仲舒。”

子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

文中子曰：“凝滞者，智之螫也；忿憾者，仁之螫也；纤吝者，义之蠹也。”

子曰：“《元经》之专断，盖蕴于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闻之曰：“《元经》之与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谓窦威曰：“既冠读《冠礼》，将婚读《婚礼》，居丧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朝廷读《宾礼》，军旅读《军礼》，故君子终身不违《礼》。”窦威曰：“仲尼言：不学《礼》，无以立。此之谓乎？”

子述《婚礼》。贾琼曰：“今皆亡，又焉用续？”子曰：“琼，尔无轻礼，无谄俗，姑存之可也。”

子赞《易》至《观卦》，曰：“可以尽神矣。”

子曰：“古者进贤退不肖，犹患不治；今则吾乐贤者而哀不贤者，如是寡怨，犹惧不免。《诗》云：惴惴小心，如临空谷。”

子读《说苑》。曰：“可以辅教矣。”

子之韩城，自龙门关先济，贾琼、程元后。关吏仇璋止之曰：“先济者为谁？吾视其颡颡如也，重而不元；目灿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闷而不张；凤颈龟背，须垂至腰，参如也。与之行，俯然而色卑；与之言，泛然而后应。浪惊拖旋而不惧，是必有异人者也。吾闻之：天下无道，圣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贾琼曰：“吾二人师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艺，吾安得后而不往哉？”遂舍职从于韩城。子谓贾琼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则

不足，方薛收则有余。”

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正乐于霍生，见持竿者几焉。吾将退而求诸野矣。”

子曰：“多言不可与远谋，多动不可与久处。吾愿见伪静诈俭者。”

贾琼曰：“知善而不行，见义而不劝，虽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门矣。”子闻之曰：“强哉矫也！”

仇璋谓薛收曰：“子闻三有七无乎？”收曰：“何谓也？”璋曰：“无诺责，无财怨，无专利，无苟说，无伐善，无弃人，无畜憾。”薛收曰：“请闻三有。”璋曰：“有慈，有俭，有不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职也，璋何预焉？”子闻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子曰：“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仇璋问：“君子有争乎？”子曰：“见利争让，闻义争为，有不善争改。”

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谓收曰：“我未见欲仁好义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无性者也。”

子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于水，水趋下而得志于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子赞《易》至“山附于地剥”，曰：“固其所也，将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芮城府君读《说苑》。子见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进物，不亦可乎？”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动必义，与人款曲以待其会。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惠。

叔恬曰：“凝于先王之道：行思坐诵，常若不及；临事往来，常若无悔，道果艰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恶直丑正，凝也独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辍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丑惡而辍其正直。然汝不聞《洪范》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无据，而心未樹也。无挺

，无讦，无固，无抵，斯之谓侧僻。民用僭忒，无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

仇璋进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与？”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乐然后笑，夫子何为不与其进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乐乎？”

子谓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卷九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故归之于天。《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魏徵曰：“《书》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彼交匪傲，万福来求。其是之谓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称人邪？”子曰：“诚哉！惟人所召。”

贾琼进曰：“敢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谓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琼拜而出，谓程元曰：“吾今而后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无斁。”

文中子曰：“度德而师，易子而教，今亡矣。”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叹曰：“善乎，颜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矣。”子闻之曰：“仁亦不远，姑虑而行之，尔无苟羨焉。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常出曰：“虑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无咎？焉能不违？”

繁师玄闻董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师玄曰：“吁！其幼达也。”琼曰：“夫子十五为人师焉。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琼闻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门人有问姚义：“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

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

子曰：“识寡于亮，德轻于才，斯过也已。”

子曰：“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

辽东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尽矣。帝省其山，其将何辞以对？”

或问《续经》。薛收、姚义告于子。曰：“使贤者非邪，吾将饰诚以请对；愚者非邪，吾独奈之何？”因赋《黍离》之卒章，入谓门人曰：“五交三衅，刘峻亦知言哉！”

房玄龄问：“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可谓忠乎？”子曰：“让矣。”

杜如晦问政。子曰：“推尔诚，举尔类；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夫为政而何有？”如晦出，谓窦威曰：“说人容其讦，佞人杜其渐，赏罚在其中。吾知乎为政矣。”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黄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贬不及仁寿。”叔恬曰：“何谓也？”子泫然曰：“仁寿、大业之际，其事忍容言邪？”

贾琼问：“富而教之，何谓也？”子曰：“仁生于歉，义生于丰。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章。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上如标枝，下如野鹿。何哉？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贾琼曰：“淳漓朴散，其可归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董常闻之，谓贾琼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则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归哉？”

子曰：“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回者。《易》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窦威曰：“大哉，《易》之尽性也！门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问：“威与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子曰：“《大雅》或几于道，盖隐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余怨，忘大乐者必有余乐，天之道也。”

子曰：“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薛收曰：“敢问天神人鬼，何谓也？周公其达乎？”子曰：“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人。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飨礼接焉。古者观盥而不荐，思过半矣。”薛收曰：“敢问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万类形焉。示之以民，斯其义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谓也。故以祭礼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离也。措之事业，则有主焉。圜丘尚祀，观神道也；方泽贵祭，察物类也；宗庙用飨，怀精气也。”收曰：“敢问三才之蕴。”子曰：“至哉乎问！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乾坤之蕴，汝思之乎？”于是收退而学《易》。

子曰：“射以观德，今亡矣。古人贵仁义，贱勇力。”

子曰：“弃德背义，而患人之不已亲；好疑尚诈，而患人之不已信；则有之矣。”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义，小人以力。难矣夫！”

子曰：“太熙之后，天子所存者号尔。乌乎！索化列之以政，则蕃君比之矣。《元经》何以不兴乎？”

房玄龄谓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营营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欤？天子失道，则诸侯修之；诸侯失道，则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则士修之；士失道，则庶人修之。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诗》不云乎：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玄龄惕然谢曰：“其行也如是之远乎？”

卷十 关朗篇

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徵退谓薛收曰：“时可知矣。”

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

姚义困于窆。房玄龄曰：“伤哉，窆也！盍请乎？”姚义曰：“古之人为人请，犹以为舍让也，况为己乎？吾不愿。”子闻之曰：“确哉，义也！实行古之道矣，有以发我也：难进易退。”

子曰：“虽迍言必有可察，求本则远。”

王珪从子求《续经》。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辞也。当仁不让于师，况无师乎？吾闻关朗之筮矣：积乱之后，当生大贤。世习《礼》《乐》，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谁欤？”

魏徵问：“议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将措焉。如失其道，议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悬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议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无讼乎？”

文中子曰：“平陈之后，龙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

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

文中子曰：“动失之繁，静失之寡。”

子曰：“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议封，知治而受职，古之道也。”

薛收问政于仲长子光。子光曰：“举一纲，众目张；弛一机，万事堕。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

文中子曰：“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终苟道也。虽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臣主之际，其猜也宁信。执其中者，惟圣人乎？”

子曰：“委任不一，乱之媒也；监察不止，奸之府也。”裴晞闻之曰：“左右相疑，非乱乎？上下相伺，非奸乎？古谓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问隐。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见也，时命大谬则隐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谓之退藏于密。”杜淹曰：“《易》之兴也，天下其可疑乎，故圣人得以隐？”子曰：“显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问藏之之说。”子曰：“泯其迹，揆其心，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斯其说也。”又问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谓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信颜氏知之矣。”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职，九服不序，皇坟帝典不得

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蕙是蓍，则有丰年。”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为龙门令，下车而广公舍。子闻之曰：“非所先也。劳人逸己，胡宁是营？”永遽止以谢子。

子曰：“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

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

太原府君曰凝，当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见，闺门之内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贤者，凝也，权则未，而可与立矣。”府君再拜曰：“谨受教。”非礼不动终身焉。贞观中，起家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无君之心。及退，则乡党以穆。御家以四教：勤、俭、恭、恕；正家以四礼：冠、婚、丧、祭。三年之畜备，则散之亲族。圣人之书及公服礼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坚朴，曰“无苟费也”；门巷果木必方列，曰“无苟乱也”。事寡嫂以恭顺著，与人不耽曲，不受遗。非其力，非其禄，未尝衣食。飧食之礼无加物焉，曰“及礼可矣”；居家不肉食，曰“无求饱”；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为费天下也”。乡人有诬其税者，一岁再输，临官计日受俸。年逾七十，手不辍经。亲朋有非义者，必正之，曰：“面誉背毁，吾不忍也。”群居纵言，未尝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远焉。

杜淹曰：“《续经》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圣人推而行之；天下无道，圣人述而藏之。所谓流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则云，施则雨，潜则润，何往不利也。”

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

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继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呜呼！以俟来哲。”

附录

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著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文中子世家（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

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

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璜，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

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篋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畴。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徵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徵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徵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徵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弩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徵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

闲宴之次谓徵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徵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徵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福峙撰）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徵也佻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既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沈乡里，不求官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萧，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阙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著，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乾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

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所当然。”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占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郊、郕，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馭，长罗远羈，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

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谋！”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

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王氏家书杂录（王福峙撰）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

磨灭，未能詮次。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推《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